





武  
203  
24



斷毒論卷之下

甲斐 橋本德伯壽著

江戸 溝部益有山閱

男 橋本保節  
門 田中見龍  
人 川手見貞  
有泉見淑  
全校

方土異氣

醫宗金鑑曰。上古無痘。性淳樸。中古有痘。情慾恣。世以爲通論。德以爲不通之論也。蓋上古之人情亦猶今也。倘爲上古之人。盡淳樸。則堯舜之德似長物。堯舜也。邈矣。東周以降。及秦漢。未有患痘者也。痘者。異土一種之毒氣。體於人而傳流萬國。豈情慾之所爲。



乎。凡陰陽沴氣之爲毒。先在其土而體於人。如江南九十九注。嶺南瘴氣。東閩溪毒。番沙等。皆方土之邪毒也。

本邦關東有一奇疾。行路無故蹶僵。不自爲意。起而行。數十百步。而始見鮮血。流滴露。履好肉。橫裂露骨。其所毀傷。多在膝蓋。俗名曰迦摩乙多的。此毒關西之所罕。諸方書亦所不見。地氣之使然者。豈不亦奇乎。凡毒氣之體於物。水土。霧露。金石。艸木。魚虫。羽毛。皆與焉。至如夫射工水弩之類。射後方云。江南有射工毒蟲。一名短狐。一名蜮。常在山間水中。人行及水浴。此蟲口中橫骨。狀如角弩。即以射人形影。則病。春秋云。秋有蜮。武備志

云。飛絲毒是也。本邦筑摩水邊。有射工。俗名曰都都。飛土人云。早歲多水。歲無蓋。此蟲爲洪水流失也。則造化變態。地氣所使。奇而不測也。況萬國之廣莫。生何等之邪毒。亦不可得而測也。但其有無。則地氣之所使也。而以彼有。移于此。則此地亦有之。然其氣與地氣。不和則亡。猶徙江南之橘於江北也。活幼心法。論胡地無痘云。胡地極寒。其人無屋居。鮮火食。冒風霜。犯冰雪。腠理秘密。如禽獸。藉使胡人。腠理秘密。安能等於皮革之類邪。若與禽獸同類。則入于中國。何患乎痘。至其謂有胎毒。當爲別證。不能宜發於肌膚。而爲痘。固不通之論也。若痘毒不宜發於肌膚。人







多。人間言。渤海客來。異土毒氣之使然也。又延長元年。正曆四年。久安六年。嘉曆三年。亦大流行。殘害生民。其事見于扶桑畧記。日本記畧。本朝世紀。櫻雲記等之書。其所記死喪之甚。全不類後世時行效也。意者。是等亦非。

本邦地氣之所爲矣。我

日本磐居于大洋。陰陽中和。山海利潤。原田肥沃。稼禾豐饒。人物英俊。甲於萬國。實得天地之至精。是故惡毒異氣之疾。皆成于沴氣凝結之戎狄。而非本邦地氣之所爲也。然易染之者。則以稟天地精英

之氣。與天地相參也。苟爲人身者。孰不感應天地之氣哉。方今見患痘者。未別性之淳樸與情慾。近則洩避則免。縱使聖人生於今之世。爭得不避而免乎。痘者。原非情慾之所使。其傳染之不熄。譬猶火之燎于林。沴氣一至自異域。若始鑽燧。以人身爲柴薪。愈然愈熾。千歲之餘。炎未滅。延及萬國者也。

形質

方土殊疾也。某地有某氣。而爲某疾。無疑焉。因知萬病。盡區別可爲某病者。於氣中。而後感某人。爲某病。顯某形質焉。依是推之。雖人未感之先。持禹之形質



於氣中也。萬之形質疑似者多。就中傷寒中風其最者也。仲景憂為醫者眩惑其疑似害人。著傷寒論。辨別二病。論說明白。實萬世之模範也。然古今醫家。率皆失仲景之旨意。以為寒氣傷人。為傷寒。為中風。為溫病。本只一氣。非他邪也。遂以傷寒中風。分陰陽。分營衛。分輕重。分虛實。分淺深。其弊至無曉疾病因何殊形質。因何傳于人矣。究竟其意。本于素問所謂風之傷人也。或為寒熱。或為熱中。或為寒中。或為癘風。或為偏枯。或為風也者。因以為寒。甚於風。其中人亦變化無窮。非矣。雖曰風之傷人乎。非可傷之氣。則不

傷。若無故傷人。則無人而免者焉。其傷人者。風寒中之沴氣也。後世醫流。不曉之。第為寒特傷人者。誤矣。至其謂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則凡人之言。固不與聖言類。從此說。則遇寒冽太過之年。無傷寒流行。則窮矣。其明年無溫病。亦窮矣。非其時而有其病。亦復窮矣。嗚乎。聖言者。萬世之所法。而何其窮甚矣乎。夫寒暑溫涼。天地之常氣。原不傷人。是故寒氣太過。未必有傷寒之疫。適四氣順和之年。反有非常之癘疾。自去年文化己巳之冬。至今庚午之春。凜冽太過。木摧石裂。老者皆云。七十年來所不有。然今已初冬。民



間之疾。與平世無異。政是足懲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之謬妄。而證氣中別有傷人之沴氣矣。沴氣無數。不遑枚舉。約之。或傷寒。或中風。或溫病。或中暑。或中溼。或霍亂。或癘疾。或痢疾。或欬逆。或脚氣。或癱瘓。或癆腫。或斑疹。或丹毒。或目疾。或咽痛。或痧。或痘。或麻。或癩。或疥。皆區別形質於氣中。是以中人。則古今後來。粲粲不變定分。傳于人者。役役等其形質。原陰陽造化之所爲。與萬物先未形。胚胎形質於冥冥。無異也。即便譬之艸木先未種。胚胎形質於子實焉。子實之形質。人之所能視。而於氣中之形質。則未形之形。猶

無鏡之影。人奚得視之。雖則不得視乎。猶能知之。何以知之。當照之於傳染之疾。而知焉。覽疾之自彼傳于此。雖咫尺。氣輸來其毒。不知不識。入口鼻。襲肌膚。則彼之病。悖焉出現于此。恰如竊西家之果。種於東家矣。當其毒客行於氣中。則雖人之所不視。不具形質於氣中。而何也。豈特以彼傳于此者。爲然乎。雖未體於人之邪。先區別之於氣中。有氣中之區別之故。每體於人。各持定分。以殊其形質。時多其氣。則多其病。多者曰疫疾。寡者曰禰病。只見其氣之體於人。而曰某證。命某名。證之與名所因。則疾病之形質也。察



其形質。分其方法。卽仲景之旨意也。倘果謂一氣之風寒入身中。倏焉變爲諸病。則幾乎謂陰陽之所爲。如狂夫之行態無常。豈不悖哉。或人曰。吾子以果實。比喻氣中之邪。果實爲物。形質已成。邪氣未感入。猶未鑽燧火。火鑽燧而後然。邪感入而後病。如謂先未感。有疾病之形質。猶謂有未燧火。然於虛空。豈可乎哉。德應之曰。果謂不鑽燧無火。則奈肉之爲餽何。肉之爲餽。氣中之火。炙之也。人之感邪。氣中之疾。冒之也。火先未燧而燠。邪先未感而形。亦何異果實哉。是皆造化之神妙。先未然。已持其形質也。豈可謂爲未

親視之。氣中之火不溫燠。氣中之邪無形質哉。德是以曰。非一氣之風寒入身中。倏焉變爲諸病。先人之未感。萬病之形質有區別。以客行於氣中。來而甲坎于身中。於是先定之形質。始粲見於目。證之與名。由是而定焉。方法由是而分焉。

或難

或難曰。仲景以傷寒爲病因。故目其書。若謂傷寒中風溫病之形質。從來區別於氣中。則恐戾仲景之旨。對曰。否。覽夫傷寒論家之說。傷寒中風。以陰陽營衛輕重淺深者。則窮於厥陰之中風。以虛實者。則窮於



傷寒有虛。

證之於傷寒脈浮虛而瀉者。桂枝附子湯主之。中風有實。證之於逆表解裏未和者。十棗湯主之。

是以常言以陰陽營衛輕重淺深

虛實談傷寒中風者則未足與語仲景之旨也。仲景論說傷寒中風極丁寧深切者則恐取迷於其形質之疑似也。熟按傷寒論中冠傷寒中風於其語者必有故。是故中風疑似於傷寒者則曰形作傷寒其脈不弦緊而弱。傷寒疑似於中風者則曰傷寒脈浮自汗出。其他陰證及婦人皆分別之。通編所論切于此者則以本來形質之殊別也。不獨傷寒中風如太陽篇云風溼相搏亦非傷寒變為風溼之謂亦非風溼

直為病之謂。風者指無形之邪。溼者指水氣不行。唯取其象名之耳。何則虛空有風。人呼吸之地中有水。溼潤秀苗。陰陽之和。生生之本。寧為疾病哉。果謂溼傷人為一病名。則涼亦不傷人為一病名也。涼者。確乎四氣之一。而有唯溫病之名。何無涼病之名乎。是原無故。以無可名涼病者也。是以可知曰傷寒曰中風曰溫病曰中暑曰中溼皆取其象名之也。古今醫家粘着風寒二字。以為常氣傷人。其惑深矣。至明末。延陵吳有性。適知瘟疫之區別於氣中。以為闢古人所未發。然云傷寒與中暑感天地之常氣。感



天地之厲氣。是亦未知萬之沴氣。區別於冥冥。爲萬病。惜哉。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凡天地之間。陽氣漸則熱。退則寒。氣動則風。寒熱風之中。萬之沴氣。散聚無常。然非人觸寒熱風。則未嘗能知覺沴氣之爲病。而其觸入也。寒氣最著。人自取著者。爲病名。仲景亦依舊爲書目。豈爲病因之旨哉。古錄諸動植。目之爲本艸。艸豈金石羽毛鱗介之本乎。又難曰。如瘧溼喝。門云。傷寒所致。瘧溼喝。則不可誣之。對曰。溼者。已證於無涼病。如瘧喝。亦所不足言也。然試言之。瘧者。口噤背反張。得之。死血走于經。故未嘗有無血證病。瘧

者。傷寒固不與焉。是皆王叔和之所屛。善讀傷寒論者。孰取六經之外哉。又難曰。風寒襲人。則卒然肌膚戰寒。自覺風寒之入于此。縱令別有沴氣爲病。風寒不亦不爲病。果風寒不傷人。則衣被無益于身歟。對曰。於冥冥之沴氣。猶於戰陣之兵刃。人常驅馳于其際。若夫衣被不適。饑乏疲勞者。猶脫甲衝戰陣危哉。然食不飽。糟糠。裸裎涉嚴冬。未必病傷寒。雖適其度者。或時沴氣襲之。長途履雪者。爛肉鏢指。亦未必病傷寒。其肌膚戰寒。與骨肉爛鏢。孰乎爲暴。孰乎爲緩。其徹于骨。與觸于肌。孰乎爲親。孰乎爲疎。可知傷人



者非戰寒之寒。別有可傷之冷氣也。數人侵寒夜行。戰寒等夜身。然亦不等病。于此病之。非于此冒之。縱令于此冒之。未得直發。經時累日。邪氣漸致週行經絡。正氣殆失其度。於是乎。戰寒始起。則人以爲風寒之入于此也。試取痘痂。挿鼻孔。其兒必感痘。然亦未得直發。毫不知覺其毒之在身中。或四五日。或八九日。有時肌膚戰寒。而後發痘。其戰寒亦全無異。爲風寒之入于此也。其累日而後戰寒者。則痘毒漸週行經絡。正氣失其度時也。是亦得謂風寒發痘乎。取毒藥灌口。不如引索絞喉。把刀刎頸。酷毒有形者。尙不

以漸不傷人。而況於無形之冷氣入身中。而後爲病者乎。仲景所謂。嗇嗇惡寒。淅淅惡風者。則非風寒入于此之謂。亦非以風寒爲病因之謂。第舉傷寒中風溫病三者。辨其形質。論其機變。以示治療之次序。定方之要領。爲推擴此旨及萬病而已矣。又難曰。吾子已云。有癘毒潛伏爲癩者。是卽入身中而後變也。然則謂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不亦宜哉。對曰。否。邪氣入身中。與正氣戰。名之曰疾。雖邪氣入身中。不與正氣戰。則形容脉食。不差平常。雖聖智。何以得謂某病邪。未得謂某病。何以得謂之變焉。縱謂冬傷於寒。當未



病溫。豈得知寒邪之有無邪。是固凡人之言。詰問則倍窘窮爾。如癥之爲癩。其毒已顯。復潛襲癩之部署。能察其機變。乘其有間。伐癥毒。則擾亂自治。如逆狀急迫。先擊其癩者。醫家臨機之操切耳。縱令得治之。未屠殫癥之姦毒。則如其後患何。不唯癥爲然。痘發驚搐。痲爲痢疾。疥爲水腫之類。其他萬病。變爲壞證者。皆然矣。其對己病。猶且爲機變所眩惑。況於目之未能視者乎。不可不察也。

內外

或問曰。外因之疾。暫聞其說。然有外不爲邪襲。內無飲食憂思勞碌之過。而疾者。何也。對曰。雖內有疾病之因。外無邪氣之應。未嘗有爲疾者也。是故。雖癥癖喘欬之宿患。休作多期時。其內外邪毒之感應。猶聲與響乎。人身具五音。萬物亦具之。故人聲從內動。則谿谷響應於外。管絃鳴於外。則聲音詠從內和。其發於內。與從外來。前後之分。其捷一也。聲響發於呼吸之激動。疾病起於沴氣之觸冒。人身自原天地之內。陰陽之所通。譬之。猶荒蕪之一屋。何不怪外之沴亂。而特怪沴亂于內者乎。

天人與天稟毒氣



夫人身之感應於萬物。皆先天之所成。與後天之所  
有和也。其和也。倏忽蕩心神。表形色。故耳之於音也。  
聞宮則知宮。聞羽則知羽。能知之者。則其音先在身  
中。而與外和也。不唯耳之於音而已。目之於色。鼻之  
於臭。口之於味。悉二儀之幽妙。成於未生化於已生。  
不唯音色臭味而已。萬邪萬毒。盡具於人之身中。是  
即所以人之疾多於禽獸。而亦靈於禽獸也。禽獸之  
所不具。人能具焉。顧其氣成於陰陽交化之先。萌於  
分娩生育之後。故非邪毒倏焉來病人。其氣已在身  
中。而與外相應也。若夫身中無毒。則觸其氣。而生涯  
不患其疾。譬之天稟無律之人。生涯學絃歌。未能和  
一節矣。音之與疾。同是二儀之造化。人身之所感動。  
孰其有別焉。可知人身之疾與不疾。必因于其天稟  
也矣。

有毒無毒

人之生也。各殊壽夭。強弱疾病之有無輕重多少。其  
殊者何也。天稟之毒氣也。人殊其毒氣之有無厚薄  
多少。故殊其疾病之有無輕重多少也。但當其平常  
無故之時。則不可得知之。然而至一觸物。同氣感動。  
則其有無厚薄多少。可目擊而知也。其見證。瓜苦毒



手及漆之發疹等是也。爪苦毒手。能攫諸蛇。俗稱靴

密使之按出積痺痛則愈煎服爪亦得靈樞具有試方又易感漆者立其下風

必感是天稟毒氣之所為也。我邑信田彦五郎者性

極易感漆。一夜夢過于漆樹下。忽有人伐之。樹仆撲

肋骨。覺後俄發疹於其撲處。不亦奇乎。德深疑之。因

佯以膏為漆。試塗其肋骨。渠恐怖忿怒。罵曰。死奴殺

人。德於是慌忙逃去。而竊候其發疹否。無毫有應驗

矣。德時弱冠未曉事理。愈深疑而置諸心閒數年。不

得已。乃懇懃謝前事。而問每夢漆發疹否。則云。性恐

漆。故夢之亦數回。然發疹者唯昔日耳。德於是思之。

有時微觸漆而未至擾氣血。忽值夢裡神氣之感。而

宿毒始發揚也。若不然。則膏之似漆。恐怖甚於夢中。

何不發疹邪。是原天稟有毒之人。至感其氣。則有駛

於硝火者也。惟天稟無毒之人反之。我峽中多漆。李

春採嫩葉食之。甘脆可啖。德性嗜之。行血溫體。頗有

益于身。夢之而發疹。食之而無毒。亦天稟之所為。何

異乎。終身不患痘痲者。與偕老於癰疥而不傳染者。

哉。覽夫對酒人。或舉斗杯而不辭。或嘗淋漓而氣衝

心。即非天稟而何哉。奇矣夫。天稟之有毒無毒也。然

其有無也。不可豫知之。故剛壯肥大未必壽。短小羸



弱未必夭。蓋天稟無毒者。則雖逸勞過度膏粱飽食。而莫有不虞之疾。所謂盜跖之壽是也。若天稟有毒者。則雖寢處以時。飲食有節。或嬰不測之患。所謂伯牛之病是也。是以聖人歸之於命。天稟之所爲。人力不可及也。凡天之所爲。謂之天命。人之自取。謂之非命。然今之病者。多非命也。故人之疾病。其氣先在子內。而應於外。然日慎一日以禦之。則可能終其天年。若使天稟有毒者。犯之。猶薪之得油。其炎愈益熾矣。經曰。膏粱之變。足生大疔。此之謂也。而況於媒近于惡毒。傳深之疾。自取菑害者乎。

毒氣和不和  
毒氣和不和。內謂不文。淵淵不測。原公。郭毒之入人身也。有直顯者。有久伏者。氣之所爲。最不測也。嘗覽噬於瘰狗之人。瘡口既愈之後。久者一牛。如二三牛。自己不覺有宿患。一朝正氣失常。則毒氣激烈。菑孽始見焉。於是熱氣如灼。煩躁狂躍。叫吼如犬。非早治之於噬時。則萬無一生。身中之宿毒。其甚如是。而不自知者。則毒氣與正氣和也。於萬病顯伏之緩急。亦莫不悉。因於毒氣與正氣不和也。如痘最與正氣逆爭。故當感其氣。毒之發顯。不出旬日之外。及其起脹之時。若毫陷于裏。則下利如河堤之



潰利不止則斃矣。以故權與澀藥下利休正氣持。則毒氣復歸于經絡。湊于骨節。流注潰膿。萬倍於痘漿。不然則上攻胸膈。喘滿息迫。或失明。或牙疳。變證不可槩舉也。是其毒氣不能斯須與正氣和融。而在身中。非外則內。必發洩而息。其與正氣相逆。猶水火之相敵。火勝則水涸。水勝則火滅也。麻者發表內陷。順逆之勢。彷彿於痘。但有少異者。餘毒凝於肌膚者。爲瘰蠱。結於經絡者。超歲發癰疽。礙於肺者。久效難愈。是其毒氣以緩於痘。與正氣和融也。癰者最與正氣和融。而易內陷。雖則內陷。不攻臟腑。不傷氣分。專潛

伏於筋骨膏腴。經數年而似無病者矣。或時發動。則其害無窮。其數年伏於身中。而不疾者。以毒氣與正氣易和也。以疥比痘麻癰。則毒氣最薄。所害亦少。縱措而不療。有時能愈。雖然。冷泉敷藥。誤其治方。內攻膀胱。則水脹喘滿。伏於肉裏。則彌歲患流注。凝於筋骨。則後年作歷節腫痛。滯於肌膚。則時起時潛。亦毒氣與正氣易和故也。俗諺云。疥三年。此病當愈之大槩。與痘麻之愈。唯緩急之分耳。萬病各殊。緩急者。則由毒氣與正氣和不和也。

定分



造化之成物。必有定分。疾病亦造化之物。其成也。必有定分。如痘之粒粒灌膿結痂。瘡之先寒後熱發汗。其定分也。於萬病亦各有定分。其解亦各有定分。或從汗而解。或從吐而解。或從下而解。或從尿而解。或從膿而解。或從血而解。或從氣而解。逸樂療瘵恐驚截瘡祈禱神符有應驗之類。皆因氣之感動焉。為醫者。第要能知其定分。若夫不知定分者。則必有欲使痘無膿。使瘡無汗之過。能知其定分者。則使痘灌膿。使瘡發汗。如是而後。得察其病之變化。不得察其變化。何以得斷其治不治耶。故我門以知疾病之定分。為醫之第一義也。

一生一患

痘痲之。一生一患。舉世識之。唯識其一生一患。而未識其所以不再患也。不識其所以不再患者。則由未識萬病亦一生一患。與萬物必一生一死。其理之一也。夫錢陳二氏之謬說。先入為心主。以蔽塞耳目。恰如聾瞽之於聲色。率爾從他人之所指示矣。凡人身一發天稟之毒氣。則其氣脫然消滅。猶銃火一發絕焰氣也。唯其消滅之有緩急。猶薪火炭火之分也。痘痲者。毒氣最酷烈。不與正氣和。故刻日而決凶吉。發竭天稟之毒。是以人識其一生一患也。癩疥者與正



氣和。故荏苒延日。顯伏無常。使人眩惑於所見。是以不識其一生一患也。熟視世之癩家。藥餌禁忌。俱得其宜。能竭其毒者。則雖復犯其氣。而不再深。是以術衍之徒。皆謂病而後就安也。雖治方不得其宜。正氣勝毒氣者。自發於九竅。穿於肢體。天稟之毒。解脫於此。如是者。亦不再深。雖適有似再深者。不發便毒。楊梅等之表證。必苦於筋骨疼痛。下疳。漏瘻。鼻蝕。喉癰。耳聾。失明等之裏證。是則似再深而非再深。從來痼毒之發動者。亦能發竭其毒。則不再深。間見似再深者。皆曩昔不發。竭毒氣之人而已。由是觀之。痘

麻癩疥。共一生一患之病也。明矣。不唯痘麻癩疥而已。目前一生一患之病。亦不為少矣。若夫蝦蟇瘰。論云。或時眾人咽喉痛。或時音啞。俗名為蝦蟇瘰。瘰一名傷寒發頤。外科正病。大頭瘰。浮腫。俗名為大頭瘰。按日本記畧云。天德三年。十二月。廿五日。今年人民頸腫。世號福來病。長元二年。十月。廿二日。丁未。自去月至今。月。京中人病頸腫。世謂之福來病。蓋是也。觀世之患瘰。大頭瘰。蝦蟇瘰等者。大抵在幼與壯。問老半適病之者。有昔時亦患之否。則云無有也。若小兒效疫。則斷不在於老壯也。然世人視小兒特患之。斷然以為非老壯之疾也。凡萬病罹二儀之沴氣。原無老少之別。是故癩瘡為



淫恥之疾。尚能傳於孩提之兒。痘瘡為小兒之病。尚能深於幾死之老。其斷然為小兒之病者。則早解脫天稟之毒也。其老而疾。小兒之病者。則晚發顯天稟之毒也。其他白禿頭瘡。赤遊丹毒。驚風。醫家或與木人之癩混同病因。水痘。此證多在干痘前。又有當痘之初。熱先發。誤也。水痘之者。有施種痘不應而發之者。醫家名為樣痘。三種同類。意者先痘痘毒鬧。常氣猶麟淪之先於疾。風逆浪乎。欬疫。俗名為百日。之疹氣。其證與鴛口。顛癰。滯頤等。諸方書斷為小兒太人。欬嗽。迥別。之疾者。亦目前一生一患之疾也。門生問曰。痘麻之。一生一患。不待師說知之。以癩疥疥腮太頭蝦蟇瘟百日欬白禿丹毒驚風水痘鴛口顛癰滯頤之類。槩

為一生一患之疾。亦似焉。唯漆疹之有形。尋常感冒之無形。及癩癩肚痛。終身數回患之無盡者。何也。對曰。畏漆氣者。雖冒之。聊動肌表。未足以渙散天稟之癩毒。然覽數回冒之者。發疹次第減。毒氣遂消矣。如是者。則以漸解脫天稟之毒也。本州飯富村農夫。儀左衛門者。每採柴薪。冒漆氣。妨生產。仍常憂之。有人教曰。啖漆葉一回。能解脫其毒。即便採嫩葉充下飯。須臾發疹。漫腫遍于口喉。便道。當其熾。乃煩躁謔言。直視便血。不省人事。殆欲死焉。累日而僅得解。爾後絕無漆患。如是者。豈可謂非一生一患乎。若夫尋常



感冒徒開表氣。癥瘕肚痛。時作蠢動。猶微風之起。淪漪未足以舉水底之污泥也。縱令生涯百患之。豈得解脫天稟之毒氣哉。夫天稟之毒也。深矣。遂矣。難矣。哉。解脫之也。如非一罹其毒。而氣血擾亂。骨肉動搖。殆入于不測之境。則爭得解脫其深邃者哉。雖天行時疫無形之邪。數行汗下。疏通表裏。灌濯氣血。而邪氣一潰散。則終身不復患之。況於其他乎。但以冥冥之沴氣無量。解脫此毒。亦有彼毒。是以人皆取迷於其似者。未曾有覺悟萬病一患者也。凡天地之生生萬物。一死而不再生。如其蘇生。乃元氣之未殫

也。人身天稟之毒氣。一竭而不再發。與萬物之一生一死。同是二儀之造化。豈不一其理哉。世人不識萬病有各各之形質。毒氣之和不和。而為數回之患。特見痘癩二病之一生一患。以比萬病為奇甚也。嗚呼。曾子所謂不在焉之心也矣夫。

諸家病源

凡說病源也。猶擇絲之端緒。一繆之。則百縷紛糾。繆結終難解矣。自東晉至隋唐。未審痘癩之病源。及宋錢陳二氏更繆之。其紛結益甚。其後醫流數十百家。或遵舊說。或縱臆說。曰胎毒。曰天行疫癘。曰慾火。曰



淫火曰食毒。曰穢血。曰三穢液毒。曰情慾作痘。曰淫  
溢勝復。曰痘胎毒。麻風邪。論辨紛紛。無歸一之說。使  
人不知其所適從矣。德欲觸解其纏結。先矯錢陳二  
氏之紕繆。錢仲陽曰。小兒在胎。食五臟血穢。伏於命  
門。若遇天行時熱。或乳食所傷。或驚恐所觸。則其毒  
當出。陳文仲曰。母之食毒。傳胞胎之中。此毒發爲瘡  
疹。名三穢液毒。二氏所說。異途同歸。自有此說。後世  
醫流。欲抽其亂縷。舉機杼。難哉。夫兒之在子宮也。有  
神而無情識。有眼而不瞻視。有口而不飲食。白膜包  
而如卵。母之氣血。從胞衣通齋帶。直達肚中。以育其

體。何食之有。其謂食血穢。固臆測。亦如洞視命門。殊  
可疑矣。陳文仲所謂五臟六腑穢液之毒。發爲水泡  
瘡。皮膜筋肉穢液之毒。發爲膿水泡瘡。氣血骨髓穢  
液之毒。發爲膿血水泡瘡者。最誣矣。何者。人身苟有  
呼吸。則自五臟六腑皮膜筋肉骨髓。至肌膚毛爪衣  
被之溫煖。莫不與氣血運行之機也。何得謂氣血骨  
髓穢液之毒。別發一種之膿血水泡瘡邪。果然則氣  
血者不與五臟六腑皮膜筋肉乎。吁。二氏者。故名於  
醫門。而其立說。何其無稽也。李東垣曰。小兒降生。口  
中尙有惡血。啼聲一發。隨吸而下。此惡血復歸命門



胞中。僻於一隅。隱伏而不發。直至兒內傷乳食溼熱之氣。下陷合於腎中。二火交攻。營氣不從。逆肉裏。惡血乃發。亦抽二氏之亂縷者也。德試辨之。兒降生罕有被胎膜者。俗名之囊兒。實如卵生。剝膜而後發聲。生而被膜者。呼吸不通。豈於子宮填實中。可含惡血於口中邪。若初生歎惡血爲痘。則此兒何患痘乎。德嘗視囊兒之患痘。無異於常兒矣。若或疑之。則視囊兒而後可知其然也已。痘科鍵曰。人自幼而壯壯而老。誰免於痘。痘聖瘡也。異哉。痘之尊稱也。痘者。每入易免。不知其易免。謾加尊稱。德於是不覺抱腹一

笑。痘果聖瘡。則痲其賢瘡乎。又強傳會經論。以謂彼半父母交合之際。所受淫溢勝復之氣。與此半淫溢勝復之氣。內被外觸。然後毒發。果如是說。則特同半之兒可患。而衆兒役役相溲何也。可謂不通也。孫朋來曰。淫火疫癘。不外是二者。而人之出疹出痘。正如蠶之一眠二眠三眠也。是本于萬氏之所謂蛇蛻皮龍脫骨。更華飾自己之說耳。後人亦信之。以謂如蟹脫甲。蟬蛻殼也。夫龍也者。德未知之。如蛇蟹蟬蠶。不遂脫皮三眠之化。則體用不成焉。人身之於痘痲。動傷容貌。損生命。生殺之相反。奚唯霄壤已哉。證治準



繩曰。痘疹之發顯。是天行時氣。屢市村落。互相傳染。輕則俱輕。重則俱重。雖有異於衆者。十之二而已。豈可槩謂胎毒哉。然疫癘終身不深。比比皆是。而痘疹無一人得免。疫癘一深之後。不能保其不再深。痘疹一發不再深。則胎毒之說。又何可盡廢乎。至謂淫火穢血。古亦有之。而何獨無痘疹之患。欲以破胎毒之說。則又不然。天下之無。而忽有者多矣。草有名虞美人者。虞美人。項王寵姬也。爲項王死。世哀之。爲之歌。對草倚聲。悽動而草輒搖。草無情識也。方其未有楚。則寵姬亦無。況有草邪。一切衆生。自妄顛倒而成。

三界如之。又何疑乎痘疹。是亦不明陰陽參於人身。與氣合而有形之聖言。唯取萬氏之天行正病。與胎毒內發。疑似不審之說。以首鼠兩端。謾信兒女遊戲之妄誕。忽蒼生大害之病源。以天地造化之明理。歸釋氏三界之方便。以謂何疑乎痘疹。噫。以虛比虛。以疑喻疑。而置之不疑。豈不慚漆園指馬之言乎。夫醫者。司命之重任。不言之則已。苟說之。則能明其源。而後可醫可教矣。若不明其源。則立論定方。亦惟鑿空耳。如張介賓云。痘麻同胎毒。麻者痘之末病也。亦探端緒。而倍紛糾。夫痘也。麻也。原自異類。非相屬者也。



何者。痘毒流行之地。遇麻毒流行。則痘麻俱患。名之  
來麻痘。痘中感麻。或麻中感痘。有痘重而麻輕。有麻  
重而痘輕。是痘自痘。而麻自麻。何謂痘之末病乎。不  
唯痘麻相夾而已。癩疥夾痘麻。亦然。又不特痘麻癩  
疥相夾而已。萬病夾萬病。亦復如是。而各有緩急輕  
重自然之定分。彼此不渾合。猶膏油於水也。當治之。  
則先急後緩。是故有病。而後當定其本末。先於未病。  
而定本末。猶無絲而計錦之經緯。豈得不為空論乎。  
又推渠所以謂痘麻同胎毒。其意為痘麻共先天稟  
賦之所成也。然則胎疝。胎瘤。孕癰。胡氣。一名體氣。俗  
云。腋臭。外科

正宗所謂此因父母有所傳深者。又有胡胎而受生  
者。故不脫本來之氣質是也。按是等亦非本邦本  
來所有。古傳歸化胡胎之氣也。及觸漆發疹。飲酒發狂之類。已成於  
稟賦者。謂之胎毒。而可乎哉。加之。多病羸弱。因於人  
之稟賦者。共謂之胎毒。又可乎哉。果謂之胎毒。則胎  
毒不一而足。若不可謂之胎毒。則何得謂特痘麻是  
胎毒邪。所謂胎毒者。其親之疾病。與食毒遺於其兒  
者而已。然亦有不必然者。其故何也。因於人之天稟  
也。人人天稟之殊如其面。是故成形於疾病之胎。而  
不必有疾病。稟氣於頑嚙之胎。而不必肖頑嚙。已有  
所必。而不必其所必者。則天稟也。天命也。天豈私於



痘癩獨處之於胎毒哉。或人問曰：吾子以痘癩癥疥為傳來異域之疹氣，感應於人身，天稟之毒氣者，當其生平無病之日，則數種之毒潛伏於何處？對曰：吁！尚泥伏命門胞中之繆說，疑毒氣之所在于乎？夫人身天稟之毒，於其靜和之時，則如存如亡，不在臟不在腑，行氣血氤氳之中，無色無臭，不可視不可察。譬之猶風雨於天地，如有如無，不在山不在水，行陰陽冥冥之中，人見其零而知雨，見其動而知風也。彼謂痘毒伏命門，猶謂風雨伏山澤，豈非偏僻哉？諸家皆眩錢陳無綸之說，紊條理失綱紀，終不能明人身天稟

之毒氣，與二儀之疹氣相合而成萬病之源矣。是德之所以觸解諸家病源之紛糾纏結，擇天稟毒氣之端緒，以縫緘談胎毒者之口吻也。

痘癩無臟腑之別

古今云：痘發於臟，癩發於腑。又云：痘陰而賴于血，癩陽而賴于氣。又視清散之有功於癩，遂為起於陽，賴於氣，發於腑。至視痘之溫補難任，則老吃而作氣血相賴之說，如朱異偏言一火字，可以盡痘疹之情。或謂痘之成功賴氣，癩之成功賴血，熟按其意之所本，覽癩之傳染流行，生涯一患，無與痘異，以為如雌雄。



加之。寬其有膿與無膿。而剖判陰陽。分離氣血。強班表裏之部位。遂謂痘發於臟。痲發於腑矣。其他所說。皆無定論。或謂出命門之陰陽。或謂藏脾胃之間。或謂無腎之候。或謂五臟俱存。各立臆說。以爲得之。猶指矢之所止爲鵠。而誇其射也。夫痲毒之侵人身也。不論輕重。皆口渴不食。身體偏熱。表裏畢病。上自七竅。食道肺管之窞竇。下至腸胃膀胱胚胎之巢穴。無不發疹之處。故輒腸胃爛而便血。子宮崩而墮胎。皆臟中發疹之所爲。如是者。豈得謂發於腑。起於陽乎。倘有疑。則解刑人死於痲者之體。而後可知之也。若

龔廷賢謂六腑腸胃之熱蒸於肺。未曉肺管裏面發疹也。痘毒之侵人身也。初必類表邪。至其有故者。必腹痛體疼。下利嘔吐。煩渴舌燥。譫語狂躁。惡熱熏蒸。是皆陽明胃家之證。如是者。豈得謂發於臟。起於陰乎。於順證平易者。未見有一點之陰證。雖有四肢逆冷。下利清穀。胃寒吐虵者。皆平素之陽虛。原不由痘之起於陰也。至謂痘之成功賴氣。痲之成功賴血。則自欺欺人。後世醫流之空論。如是者多。不可不察矣。天行傷寒無形之邪。尚賴陰陽氣血。況於痘痲有形者乎。蓋諸瘍之異形。猶桃李之殊花。豈可就其色。裁



判陰陽乎。凡天地之生生萬物。盡二儀之幽妙。未曾  
有一陰一陽而成形者也。古不言乎。生非一氣之化  
也。長非一物之任也。成非一形之功也。德故曰。痘癩  
無臟腑之別。無陰陽之別矣。

痘癩鬧氣運

古今以痘癩爲天行疫癘。由其年五運六氣之化令  
而發。德以爲非也。痘癩原傳染之毒。非得之於氣運  
時令者也。熟按氣運不作痘癩。痘癩反鬧氣運。何者。  
天行疫癘之行。因地方沴氣之厚薄。而發作消滅不  
定。雖氣運逆戾之時。不患者亦多矣。痘癩也。否矣。非

原有傳染之由。則未嘗有遽然獨嬰此殃者也。若從  
他鄉傳來。則不待氣運之化令。沿門闔境。戶傳家染。  
毒氣益鬱蒸。正氣愈沴亂。往則傳來。則染加之。遭時  
氣之悖戾。則逆證連起。死亡無算。猶火之於疾風矣。  
人見其重。則俱重。輕則俱輕。而以爲天行氣運之所  
作也。豈其然乎。氣能輸其毒耳。如疫癘。則一村一鄉  
颺颺自發。是卽天行氣運之所作。至痘癩。則未嘗有  
無故獨患之者。是必毒氣傳染之所爲。豈不其然乎。  
德故曰。氣運不作痘癩。痘癩反鬧氣運。

傳染非常



毒氣之傳染於人者常也。古方書所謂六畜豌豆炮瘡者非常也。而此事古有。而後世無者何也。非氣運時令之所為。全因人事之所為也。凡人事之所為。必有古今之差。氣運之所為。固無古今之別。是無他以時令者。天地之常。而人事者世之變也。目今都會坊市之犬狗。瘕蟲而疾陰處者多。然朱門藩中所畜者。有之罕也。人或以謂多食魚肉故也。朱門豈乏魚肉乎。是原因於食癩家之屎。所謂非常之傳染也。顧古之痘者。老少偕病。連牀並榻。死亡無數。腐殮相望。莫地不有此氣。莫氣不輸此毒矣。是以其毒延及畜類。

是即非常之傳染也。

不齊之同氣感應

痘家專戒穢氣惡臭。苟冒則留不運踵也。世俗之所知。況於醫家乎。唯知其然。未知其所以然。其意謂痘與穢氣逆爭也。夫痘者原穢惡之毒氣。入於口鼻發于肌膚也。如他之穢氣惡臭。入於口鼻。則同氣應于內。膿漿俄然陷于裏。即似逆而非逆也。適視赤子患痘于產蓐中。皆稀少至順。莫有險逆者矣。在產蓐穢氣之中。而無其害。已出產蓐。而後觸其氣。則為之蓄事理之相反。何唯霄壤哉。是即非逆而相應也。何則

本之已詳  
人之初生  
元氣未混  
毒氣未凝  
是當使毒  
氣散之  
時也  
若則於家  
病則勿過  
是機其先  
難病未始  
之病當始  
解胎之



毒必勝於  
已生之後  
有奇方各  
解毒神藥  
今如婦服  
其兒無病  
每胎不墮  
每極有神  
驗又有神  
毒神丸令  
初生兒服  
之日氣便  
解於二便  
令兒無病  
有神驗矣  
方類鑑載  
省方類鑑

赤子之在產蓐。常呼吸臭穢氣血未淨。正氣未定。雖  
 感乎痘。而以所爭之正氣尚微。其發毒亦稀少也。此  
 赤子之所以無險逆也。一出產蓐。則氣血日淨。月精  
 正氣先定。毒氣始分。而後病痘者。各為自然之凶吉。  
 於是穢氣惡臭。入於口鼻。則其氣感應于內。毒膿嚮  
 于裏沒陷。是即非逆。而同氣相應之明理也。若醫方  
 以胡荽之臭氣。促痘毒於肌表。則與熏馨香以潔其  
 噓吸。禦之內陷。其事反而其理一也。至夫謂痘神忌  
 不潔之所為。則愚夫愚婦之常談。豈足論哉。

此即非豫防

諸痘書必先載豫防方。曰。豫解痘疹之毒。所謂韓氏  
 五瘟丹。萬氏三豆湯。代天宣化丸。朱氏消瘟丹等。是  
 也。久矣哉。醫流之說詐僞也。倘可能豫解痘毒。則請  
 試製癘疥豫防方。賣之花街。果有效驗。則并製酒毒  
 豫防藥。賣之流霞之市。釀鞠之氣。尚不能豫解。而奚  
 得以區區之藥劑。解稟賦之酷毒。醞釀於氣血不測  
 之鄉者哉。醫家或誤認上工治未病之語。以為先於  
 病服藥。是以謾立無效法。夫上工之治未病也。猶聖  
 人之治於未亂。兵革不動。攻伐不行。垂拱能治焉。兵  
 凶器也。樂毒物也。亂而後兵可加。病而後藥可服。若



先於病而可服藥也。孰人不可服藥也。先於亂而可加兵也。孰國不可加兵也。未病而服藥。無異于複衣待冬。飽食備飢也。聶尚恒云。豫防痘毒。若無故而逐寇於通都。不近理也。宜哉言也。

### 方證

夫方證之對也。醫道之綱紀。而醫聖之教導。莫重於斯焉。而古誤痘癩之病源。自錢氏一唱升麻葛根湯。後世靡然出入于此。動云疑似之際。宜與之。何言之無鑑衡也。痘之爲毒。與他病大懸絕。雖愚夫愚婦。皆能知之。其疑似者。必輕證不藥而得中醫焉。彼方中

葛根者。清陽明胃經之邪。素無發毒之力。升麻者。和陽明之血熱。亦無發表之勢。芍藥者。太陰脾經之主藥。收斂表裏之氣血。總質之古人之立方。則治協熱赤痢時氣風疹之類耳。於毒氣猛烈之痘。則所不能也。錢氏論其病源。謂伏於命門。於其治方。投他經之藥。嗚呼。奈方證不對何。顧錢氏之定方。本于肘後用蜜煎升麻。濃煎升麻乎。痘者。初起於東晉。至葛洪之時。未經幾歲。故醫家治方未備。纔記俗閒單方耳。今試用之。固無效驗矣。夫痘毒之侵人身也。猶寇之人於門。丰客戰爭於內。營衛爲之震動。當此時。毒氣克



則正氣絕滅。正氣持則毒氣退散。膿而為炮。涸而為痂。目前有形之毒也。是故非逐有形之毒。則未可議方證之對也。有形者。屬于血。無形者。屬于氣。欲驅氣分之邪。莫如麻黃焉。欲逐血分之毒。莫如浮萍焉。麻黃之解癆。固發汗之末力也。浮萍之發汗。實逐血之餘勢也。故配之行血避穢之藥。而治癆家。則遍身發疹而愈。其他治疥癩瘡癰之類。豈非逐血毒之功邪。王宇泰嘗作浮萍瀉白散。以逐麻毒於肌表。千古之卓見。其功已驗矣。而於痘則闕之。蓋被蔽錢氏之僻說也。人或謂升麻葛根湯。用之無害。發痘之功。亦有

紫背浮萍 酒製為妙 用之在初 熱起張之 際方今藥 舖誤賣滿 江紅非真 浮萍必不 可用發陳 蕃秀容平 閉藏四方 俱載省方 類鑑

可以見者矣。德以為否。凡疾病之愈與不愈。則因正氣毒氣之勝敗。正氣不克毒氣者。固無論於其相敵者。則伐毒氣助正氣。其機全關於醫之手段。所方證之對切于此。而司命之任。不免于此也。若夫正氣克毒氣者。以從來定分。自輸其毒而愈。如是者。則喫白湯。亦似有得焉。升麻葛根湯之於痘。可謂賢於白湯。蓋於痘之醞釀膿血者。非逐毒於肌表。則不能。若欲能逐之。則須任浮萍之有功也。德因是新作發陳湯。直關疹氣蕪蔚之道路。次之有蕃秀容平閱藏三方。備痘之終始。數試之。大超越於他方。私以為方證相



對焉。然至毒氣酷烈者。未能奏成功也。如是則幾乎五十步而笑百步。豈如避而不病之萬萬全乎哉。

### 避痘

夫殺無辜者。名之曰惡。曰虐。惡虐之極。桀紂也。桀紂雖惡虐。其命有限。其殺無辜。亦有限矣。夫茫茫天地之間。有殺無辜而不飽。害生民而不厭者。名之曰疾病。疾病之殺無辜也。甚於桀紂矣。然而其殺也。不由天之所爲。人自取之也。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己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于其君。嗜欲無厭。求而不止。刑

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敵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嘻。三死中。難免者。疾病也。何者。以邪氣之侵人。不可視察也。是故聖人立四時調神之教。以治未病。作湯液鍼灸之方。以治已病。湯液鍼灸。治已病之術也。慎身禁慾。防未病之道也。雖則慎身禁慾。而方今之世。有人生必患之病。其病也何。曰痘。曰麻。濫觴於東晉之世。千五百有餘年于今。殺無辜害生民。無數之可以名。過桀紂之惡逆。遠矣。桀紂之惡逆也。湯武能放伐焉。然未有加湯武之功於痘麻者也。近清乾隆帝。勅纂醫宗金鑑。



中載種痘之術。欲以濟生民之非命。可謂爲民父母之心深矣。然其說曰。正痘感於得病之後。而種痘則施於未病之先。正痘治於成病之時。而種痘則調於未病之日。至理之良法。登赤子於壽域。又載可種證十有七。不可種證二十有四。豈其可種者。登於壽域。不可種者。不能登於壽域乎。可謂非普救之方也。本邦近世有唱種痘者。或善其術。醫不必上工。恐附驥尾之徒。害彼人之子焉。德嘗聞之吉雄氏。此術昉於西洋殘忍之手。徐大椿源流論云。種痘之法。仙傳也。是欲神其事。彼邦醫流之癖也。夫寢處不時。逸勞

過度者。聖人處之非命。而矧於使穢氣惡毒之物。親炙於人之鼻中乎。甚哉違聖教矣。凡疾之於人身。猶黴之於物。物得溼而黴。得燥而乾。未有在燥地而黴。在溼地而乾者也。生黴黥者。物之質也。感疾病者。人之性也。雖有可黴之質。避所以可黴。則不黴。雖有可疾之性。避所以可疾。則不疾。倘以有可疾之性。使之疾。猶以有可黴之質。使之黴矣。夫物不黴則全。人無疾則安。何弃安利之道。取危害之術耶。是則惡死而喜其所以死也。意其術。宛如以手搏莫耶。固出於不得已。何得謂至理良法哉。德熟思之。不如斷此毒。而



使後世無疆之生民。悉登於壽域也。而斷之也。不難矣。切避之而已。一郡一心而避之。則一郡不疾。一國一心而避之。則一國不疾。倘大之及海內。則萬世莫死痘之非命者。德證之所聞見。

本邦豆之八丈島。信之御嶽。秋山。飛之白河。北越之妻有。紀之熊野。防之岩國。豫之露峯。土之別枝。肥之大村。天草。五島。與之蝦夷。自古至今。皆能避痘之傳染。其避也。非關籥籥籬藥。餌神符之所禦。唯莫使有其氣者入界耳。若有一人感之者。則移居於山野。使昔日疾之者。供藥食。待其全愈。而得歸正戶。若在他

鄉之日流行。則速遁去。以此毒之傳染。不翅暱近病者。雖衣食器財。出於其家者。亦必傳輸毒氣。故避之之嚴。如此矣。就中。信之御嶽。屬于中山道之傳郵。遇痘毒流行之時。有傭役則贖之。不得已。則被網而服事。蓋俗諺所謂網目遮風之意乎。其怵惕之狀。可想矣。人目笑之。笑者智。而被網者。果愚乎。重百半之性命。而取一日之嗤。孰與狎近惡毒之病。而死非命焉。善哉。一郡一島。能一其心。戰兢避天下周流之毒。以保其性命。不特保其性命。至今爲避痘之鑑。若無此鑑。則萬世眩惑於天行氣運之妄說。處之於人生必



患之疾。而孰曉死痘之非命乎。冀教海內能避之。則生民之幸莫大焉。

避麻

痘之非時氣疫癘也。已驗於避痘之國。其死之非命也。亦不待言。雖然。有避痘之國。而未聞有避麻之國。故無緣使人知避之而免矣。此毒之流行也。宛如風之偃艸。殆似難免者矣。然德敢言其所以必免之證。一。安永丙申之春。豆州加納村。五右衛門者。女有姪。有故寓居于下田港。于時麻毒盛行。因恐毀其孕。速去過蓮臺寺之溫泉。既而聞此境亦有患之者。又

去避之下。加茂居旬餘。而漸逼于此。以故幸還鄉。鄉亦襲矣。於是不得已。去走長津呂。此地病者已休。因款留五月。而所在之毒氣。稍稍銷亡。竟得歸鄉而挽其避麻也。如避寇然。又享和癸亥之春。本州高室源韞美卿。妻有姪。時麻毒暴行。漸逼近鄰。胎孕皆斃矣。舉家恐患之將及。德爲之慙懃。說痘麻之傳染。非天行時氣。避則必易免。美卿乃是之。使其妻攜長女。避之一室。逮季夏。聞父家西花輪村。內藤氏之家。此病已畢。往避之。至初冬。歸家而產。以是母子三人。得俱共免矣。同輩東都人。萩原市左衛門者。亦役於駿之



緒石輸材于東都。其傭夫皆壯年。而味瘧者過半。因恐爲之怠役。相共謀貯糧食。不出山中。遂免之者五十有三人矣。是皆避瘧之明證。於是乎。益知非天行時令之邪也。門生問曰。倘如師之說。則瘧癘可避而免。雖然。使病者在山野。如避瘧之國。似有人情之不可忍者乎。對曰。否。若誠欲避之。何必置之於山野。邪。令曩病之者。待今病者。戒約不近未病者而已。倘能每瘧之所在如是。則斷傳染之根源。竭海內之毒氣。何難之有。如麻毒則海內不常有。故不須別禦之。禦瘧之從外國傳來。則麻亦隨自斷矣。若能如是。則不死於非命者。宇內其幾許乎。

斷毒論卷之下終



醫毒論

卷下

三十一

竹園醫案

醫毒論卷下

不深非命者守內其幾指也

節齋著書目錄

省方類鑑

節齋醫話

金瘡口授

續翻譯斷毒論

詞刻

竹園醫案

目錄

竹園醫案







